

薛涛 大地·星空 系列

快乐、忧郁、焦虑、渴望，
那些少年内心深处的独白，
唤起理解、包容与默契。

升旗日

SHENGQI
RI

薛涛
著



妙语佳句，精心标注
自然风物，生动呈现
文学之美，照亮心灵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★ 薛涛 大地·星空 系列

升旗日

薛涛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薛涛大地·星空系列·升旗日 / 薛涛著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707-0132-2

I. ①薛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92541 号



XUE TAO DADI XINGKONG XILIE SHENGQI RI

薛涛 大地·星空 系列·升旗日

薛涛 著

出版人: 张克文

策划: 阮征

责任编辑: 宋丽玲

责任校对: 于睿

特约组稿: 俞霖

绘图: 李海燕

装帧设计: 刘个个

责任印制: 田航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制: 合肥市宏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35mm × 900mm 1/16 插页: 4 印张: 12.5 字数: 120 千

版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7-0132-2

定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MULU



升旗日 /001

我家的月光电影院/006

稻场笛声/053

关于偷的对话/063

小城池 /076

少年与镜子 /179

蓝飘带/182

写给读者的话 童年花草丛生 /193



升旗日

去年，我背着行囊到深山里的一所小学体验生活。站在山梁上，还没看见学校的影子，却看见油绿的山坳里有一面红旗在舞动。

原来，这所只有 15 名师生的山村小学每天都举行升旗仪式。清晨，太阳一从东头山梁冒出头来便有一名学生升起五星红旗，其他师生则齐唱国歌。缓缓升起的国旗便牵着十几条视线指向天空。他们的装束参差不齐，甚至衣衫褴褛，但他们凝视的方向和角度却惊人的一致。升旗手每天轮换一次。每个孩子都把那一天当成最重要的节日。过年不是很重要吗？升旗对他们来说比过年还重要，他们天天数着、盼着。

我早早地起床，望着连绵的大山，突然发觉身后有人走来。一看，是个女孩，走到“办公室”门口停住不走了。她用手捻着衣角，垂着头，犹豫着不肯进来。

“你有事吗？”我走过去。

我一出现，女孩把头低得更厉害了。

“我叫房淑花，我……想找老师……”

我拉开柴门，带她走进老赵的“办公室”。老赵既是校长又兼班主任。“办公室”其实是个小草屋。老赵在认真地批作业，见我和女孩进来，放下笔。我回头看了看女孩，示意她说话。女孩紧咬着嘴唇，犹豫着。

“赵老师，明天，能让我升旗吗？”女孩子终于说话了。

“这……不行，还没轮到你，不能打乱次序。让你升旗别的孩子也不会答应。”老赵说着认真地看了看升旗轮流表。

“明天我就……”女孩说不下去了，跑出去。我看见女孩脸上好像有泪花闪动。

我说：“老赵，你太认真了，那个女孩好像哭了。”凭直觉，我认为这女孩有什么心事。

“孩子们都爱当旗手，可总得有个次序嘛，不然非打架不可！”老赵无奈地摇摇头，说完继续批改作业。

我望了望窗外，国旗正随风舞动，在这个碧绿的小山坳里显得特别红艳。

第二天点名，叫房淑花的女孩没来上学。孩子们都不知道她怎么了，说昨天放学还一起走回家的呢。

老赵沉重地摇摇头：“怕又是辍学……”

老赵拉上我，赶往东山坳，那里只有几户人家。黑黝黝几间草房点缀在山坡上，还有朦胧的雾气罩着，像是仙境。

咔嚓!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个景色。

房淑花家住在半山坡一丛橡树下面。老赵走上去敲柴门,敲了三下,柴门开了,走出一个瘦小的男孩。柴门一开,柴屋里传出几声剧烈的咳嗽声。

“你妈的病又加重啦?”老赵问。

“天天这样。”小男孩说。

我默默放下相机……

“你姐呢?”老赵问。

“我姐上山挖药去了。我姐说她不上学了,家里需要钱,我太小了还要她照顾……”小男孩学着大孩子的口气说。

我和老赵望着四周起伏的山峦,真的听见了锄头刨药时的回声——砰!砰!可是却无法判断声音的确切方向。真有种“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”的感觉。老赵把一包药塞给小男孩,带上我回去。路上,我和老赵没说一句话。老赵一定在为昨天的事愧疚。我也是。当初我该劝劝老赵,让房淑花提前再当一回升旗手多好。可现在,我们找不到她了。

我还是见到了房淑花。那是七天以后的早晨,太阳正从山头上慢慢升起来。准备升旗了。升旗前老赵没忘再看一眼贴在墙上的升旗轮流表——今天应该是房淑花当旗手,可是房淑花不来上学了。这成全了排在下一位的一个男孩子。老赵叫了他的名字,他激动地从队伍中走出来,咽了口

唾沫，握着升旗的拉线。另外十几个孩子羡慕地望着他，他都有点不自在了。

马上就要升旗了，老赵刚要开始打拍子唱国歌，十几个孩子也都挺起了胸脯，这时房淑花在山坡上出现了，她一步步走过来，走到旗杆下——今天真正的旗手来了。

男孩咽了口唾沫，不情愿地把拉线送到房淑花手里。

老赵和我相视一眼，双手重重落下——国歌唱起来了，在山谷中回荡。国旗一顿一顿的上升、上升，升出这个小山坳，速度不是很均匀。房淑花一边拉线，一边仰头看着国旗向上跃动。我努力唱着，努力唱得更好、更有力量，那是我唱歌最认真的一次了。国旗升到最高处，随风舞动。房淑花可能是累了，垂下头歇了片刻，然后仰头看了又看，看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合格。然后满意地笑了一下，在一棵松树后面摸出一把锄头，扛在肩上，再回头望了望空中舞动的国旗，走开了。

我爬上山坡，追上她。

“你还是留下吧。”我望着房淑花。

“不了，在山上挖药时能看见国旗。一看见国旗，不管走多远爬多高都知道学校在哪儿……”

女孩说完，几步就爬上陡峭的山坡，不见了。

老赵在旗杆旁站着，默默望着远处的山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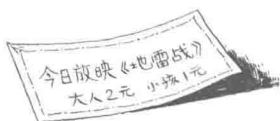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我离开小山坳那天，再也没见过房淑花。我仔细



捕捉山谷里的声息，希望能听见砰砰的声音。可是山谷里很静，只有两声布谷鸟的鸣叫。快要走到山口时，那声音从身后追来了。我停住脚步，一动不动地听着——确实是刨药的声音。有一刻它歇了，房淑花放下了锄头。我便回望山坳里飘动的那团红色火焰。火焰很小很小，可仍然那么耀眼。放下锄头的时候，她一定是在望着那团火焰，那么此刻我与她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望着那团火焰。

再爬上两道山梁时，我看见了蹲在天边的那座城市的黑影，那里是我的家。

我加快脚步，我要把这里的故事带到那座城市的孩子中去。



我家的月光电影院

我家的露天电影院只演了六天，
电影院不在了，月光还照耀着我家的院子。

——题记

第一天

那天放学，我发现胡同口槐树上的蝉不叫了。问树下的擦鞋老徐，老徐爷爷告诉我，立秋了，这些小东西就老实了。闹了一个夏天，突然没有声音了，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

晚上，赵叔叼着长长的烟卷来了，告诉爸爸他们造船厂的车间大检修，这两个月不用上班了，工资发百分之五十。

爸爸把赵叔的烟卷折下一半，点着长长吸了一口，“嘿，不错啊，自由了……”



我正在写作文，题目是“金色的秋天”，撕了六页纸，才写出这样的开头：“在秋天里，农民伯伯高兴地收割果实，工人叔叔兴高采烈地加班加点……”爸爸放假了，去哪加班加点？开头还得重写。

我扔了铅笔，凑过去：“爸，是不是下岗啦？看你那样子就是下岗了。”

爸爸打起精神，眼睛也明亮起来：“没听清楚吗？是短期检修，一入冬咱就又上班了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，那你蔫什么呀？”我歪头看着爸爸。

爸爸马上挺直了身子：“谁蔫了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这还差不多，像个男人。

晚饭时妈妈也听说了爸爸的悲惨遭遇。妈妈劝爸爸，那就闲着，有机会再干点别的。我向全家保证，以后每顿饭吃半饱，宁可饿死也不再买零食。爸爸嘿嘿笑了，说：“你混那么惨，要我还有什么用。”妈妈也笑了，让我别捣乱，赶紧写作文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以后我们得靠妈妈在服装厂工作的收入了。我和爸爸，两个男人，让一个女人养着，真惨啊！

我跑进自己的房间，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李小蝉打电话，告诉她以后再买零食别带我了，除非她买单，我爸爸的造船厂放假了。李小蝉也理解成了下岗，所以特别同情我，说以后都是她请客，只要她兜里有钱我就饿不死。我感动得直流鼻血，一口气写完了那篇作文。

李小蝉够朋友。这几年我俩一直在一个班，我可没少请她吃这个吃那个的。算算，单是虾条也有一百袋吧！

爸爸喜欢看电影频道。平时爸爸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看，我只能偷偷地从门缝瞥两眼。爸爸以前在电影放映队工作过，所以对电影有点特殊感情。爸爸一直这样说，他跟张艺谋徐静蕾是同行，都是电影工作者。听听这话也没毛病。

今晚演的是枪战片，我刚在门缝里看了两秒钟，爸爸啪的一下关了电视，一头钻进储藏间开始翻东西，稀里哗啦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顶着一头灰尘出来了，手里抱着一个很旧很旧的大箱子。真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家底。我问这是什么，爸爸并不答话，很神秘的样子，小心地把箱子放下。

爸爸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：“哎，搞个问卷调查，你说现在还有没有人愿意坐在院子里看露天电影？”

我想都没想：“愿意啊。那多有意思啊，比憋在家里写作业强多了。要是大人和老师同意，我们班同学 100%都愿意。”

爸爸又问妈妈，妈妈见爸爸认真，想了想说：“老电影院早改成大众舞厅了，要是能坐在院子里看看露天电影，挺美的。”

爸爸得意地笑笑，把那个大箱子调了个方向，用袖子掸掸灰尘，一按卡簧，盖子迟钝了一下，还是砰地弹开了，里面躺着一架破烂机器。



妈妈说：“你把这玩意找出来干吗？”

爸爸不多说什么，只说：“有用有用，一会你们都得服我。”

爸爸把那架机器轻轻搬出来，怕碰坏了零件喊我帮忙。我伸手接了一下。接着爸爸又找出一个工具箱，里面也藏着许多家什，那些东西里我只认识钳子，其他奇形怪状的就不知道叫什么了。但是爸爸还是要我给他当帮手，给他递这个那个的，他则像手术师一样，开始修理那架破烂机器。他对这架老机器兴趣浓厚，一会儿“钳子”一会儿“螺丝刀”。我稀里哗啦地翻腾，最后还是他自己找出来的。结果令爸爸很沮丧，他跟妈妈要钱，说明天要去五金商店买零件。妈妈不肯给钱，说没必要再往这个东西上搭钱了，你要是闲得没事做出去下棋得了。爸爸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！拿钱买零件修理它是正常投资，有利润的。”妈妈不相信这个破烂机器还能产生利润，死活不给钱。

爸爸急了，说：“我家的电影院就要开业了。你还怕什么！”

爸爸修理的机器是一架电影放映机，当年电影队解散时爸爸用两条烟换了这架“废品”，只图留个纪念。谁想到现在它要发挥余热了。

妈妈想了想，同意给爸爸“投资”，但是要求爸爸合法经营。爸爸说合法经营要办不少手续，咱们先试试再补办手

续。妈妈勉强同意了。听说爸爸上学时就是一个爱违反纪律的学生，他这么干也不奇怪。

第二天

早上，爸爸把他的破烂放映机绑在自行车后面。照例要我帮忙，还不让我碰这碰那，好像这东西马上就可以造钱了。我问爸爸，像我这样经常帮忙算不算投资，将来赚钱了应不应该分得利润。爸爸说我的劳动算入股，我们这个电影院可能算股份有限公司呢，以后当外人的面要正规点，得叫他总经理。我问那我是什么呢？爸爸想了想说：“副总经理你妈当了，你就当合法继承人吧。”我问：“你是说这个放映机以后就归我了？”爸爸点点头。我乐坏了，就当合法继承人吧，这个职位好像比副总经理好多了。

爸爸只吃了一点饭就带着他的造钱机器出发了。自从昨晚决定做这个事情，爸爸兴奋得像个低年级的小豆包。

妈妈和我也都没吃下饭。按照总经理的安排，早上妈妈负责归整我家的小院，把这里改造成一个露天电影院。小院基础还不错，我家的围墙高高的，面积也有排球场大小，坐几十个人没问题。妈妈把家里能用的椅子、凳子、小沙发都算上了，可惜才九个座位。我说我可以把我的椅子让出来。妈妈说那不行，你还得学习呢，你的椅子不能用，宁可



搬点砖头过来。我说家里办这么大一个股份公司，我是合法继承人，应该做点贡献，宁可不写作业了，站着陪大家看电影，顺便维持维持秩序。妈妈掐了我一把，告诉我休想。

眼看着妈妈津津有味地工作，我却不能参与，还得上学去。

下课时我可没闲着，尽给我家的电影院做广告了。我先告诉李小蝉：“喂，我家开了个电影院，欢迎你去啊。凭我俩的关系，我跟副总经理说说，票价给你打对折。”

李小蝉开始不信，后来相信了，问票价多少钱，凭我俩的关系应该免费的。我同意考虑考虑，但我家的电影院特别正规，免费的事情得跟总经理商量呢。

李小蝉问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都是谁，我如实告诉她，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妈，我本人是合法继承人。听罢，李小蝉马上对我更加亲密了几分。

我利用课间，向所有同学宣传了我家的电影院。办了公司不做广告不行啊！

同学们都觉得坐在院子里看电影很新鲜，急着问什么时候开演，是不是今天晚上就可以去了，还问多少钱一张票。我一时也回答不了，心想，我要是总经理就好了。也不知总经理爸爸的放映机修理好了没有，得抓紧时间了。我这里客户可不少了。

熬到放学，我飞奔着回家，李小蝉气喘吁吁跟在后面，

被我落下好远。

爸爸已经在院子里忙起来了，笑咪咪的。妈妈去街坊邻居家宣传去了。

爸爸修好了放映机，还从电影公司上班的舅舅那里搞到一个老片子，叫《地雷战》。我早就听爸爸说过这个片子，但是没看过。爸爸把放映机支在院子中间，把一个圆盘安装在放映机的轮子上，院子里弥漫着电影胶片的特殊味道。李小蝉傻傻地看着，她是喜欢上这架机器了。我提醒李小蝉离那东西远点，很贵的。李小蝉乖乖地闪开了。这厉害丫头在我面前还从来没这么听话过。

李小蝉不停地问什么时候开演，我故作稳重，告诉她没那么简单，那机器复杂着呢。其实我也着急了。

爸爸搞定了放映机，要我俩帮他支银幕。我还没看见银幕的影子。爸爸又钻进了储藏间，真不知道那里面还有多少家底。爸爸再出来时拿出一团白布来，展开一看，皱巴巴的，不知裹了多少年了。这样可不行。爸爸用熨斗细致地熨了一遍，这块皱巴巴的白布变成了平整的银幕。爸爸从没给我熨过衣服，干起老本行来他却很用心。

我们把银幕搭在屋檐上，自然下垂罩在窗户前面。对面十来个凳子摆放得整整齐齐的，今天没摆砖头。妈妈说了，第一天，来人不能多。我兴奋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李小蝉忘了回家，在我身后跟着。李小蝉小声跟我嘀咕：“今



天免费吧,我也没带钱啊。”我要她沉住气,先别声张。

一家人手忙脚乱的,忘记了做晚饭。天要黑下来的时候,爸爸和妈妈还没定下票价,爸爸说三元,妈妈说两元。妈妈的意思是观众都是邻居和熟人,要钱都不好意思呢,象征性收点不白演就行了。这两天尽爸爸说话算了,妈妈这个副总经理只有干活的份。妈妈说以后不能什么事情都你做主,关键的事要全家举手通过。妈妈看着我给我使眼色。爸爸觉得有理,问我的意思。我说那就两元吧,于是定下票价:两元一张票。

这时李小蝉大声说:“就是两元我们小孩也看不起呢。”我提醒她这是公司内部的事,她没资格发言。但是李小蝉说的也有些道理,我采纳了她的建议,就提议学生半价,一元。然后举手看着妈妈。妈妈举手同意。李小蝉没犹豫,也举了手。我按下她的手,告诉她这还是我们股份公司内部的事。李小蝉不好意思了,赶紧放下手。防止再犯,她把两手背在身后,像上课时认真听讲的姿势。

学生半价的决定也获得通过。爸爸气得不行,悻悻地说这样干能挣钱才怪。

最后,详细分工,妈妈看门收钱,爸爸负责放映。

爸爸还找到一块木板,用粉笔写上:

电影院今日上映《地雷战》